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三十五回 大將軍連聲三捷 咬海干連敗而逃

詩曰：潮頭日掛扶桑樹，渤海驚濤起煙霧。

委輸折木海風高，翻雲掣地無朝暮。

碣石誰臨望北溟？君侯千載開精靈。

氣吞沆瀣三山碣，目撼朱崖萬島青。

君不見，

爰居近日東門翔，鯨鯢鼓鬣吳天忙？

看君早投飲飛劍，一嘯長令波不揚。

元帥道：「今番另選一員將官出去。」道猶未了，天師道：「莫若請唐狀元去罷。」唐狀元聽知天師推薦於他，他分歡喜，即時披掛上馬。你看他爛銀盔，金鎖甲，花玉帶，剪絨裙，騎一匹照夜白的標緻馬，使一桿朱櫻閃閃滾龍槍。鼓響三通，門旗一閃，推出一員將官來，喝聲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番將道：「俺是爪哇國鎮國都招討入海擒龍咬海干。」唐狀元起頭一看，只是他兜凹眼，掃帚眉，高鼻子，卷毛鬚，騎一匹紅鬃劣馬，使一桿三股托天叉。唐狀元心裡想道：「這番將卻不是個善主兒，須要用心與他相處。」那番將問道：「來將何人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我是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征西後營大都督武狀元浪子唐英。」咬海干起頭一看，只見唐狀元清眉秀目，杏臉桃腮，三絡髭鬚，一堂笑色。心裡想道：「這分明是個文官，只好去金門獻上平胡表，怎麼做得個武將？鐵甲將軍夜度關，不免把兩句話兒耍他一耍。」問說道：「唐狀元，你白馬紫金鞍，騎出萬人看，問道誰家子？讀書人做官，你敢是棄文就武而來麼？」唐狀元聽知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你這番蠻狗，焉敢小覷於吾！」挺出那一桿滾龍槍，直取番將。番將的托天叉劈面相架。一個一槍，一個一叉，這正是棋逢敵手，各逞機謀。一個是南山猛虎，一個是東海巨鼉；一個是飛天的蜈蚣，一個是穿山的鐵甲；一個是上山打虎敲牙將，一個是入海擒龍剝爪人。

兩家子戰了三四合，不分勝負。咬海干心裡想道：「那裡看人，誰曉得唐英槍法如此精妙，須用一個計策，才得取勝於他。」好個咬海干，撥轉馬來，敗陣而走。唐狀元明知其計，罵說道：「你這番狗奴，你詐敗詳輸，閃我下陣，我唐狀元何懼於汝！我偏要趕你下去，一任你甚麼拖刀計、反身槍、回手箭、側肩錘，我唐狀元都受得你的起。」咬海干一邊走，一邊心裡想道：「他說這等大話，我不免先晃他一晃，然後著實的才下手他。」咬海干扭轉身子來，撲他一個飛抓抓將來。唐狀元看見，笑了一笑，喝聲道：「好抓！」把個馬望後一差，那飛抓可的就落在他馬前，大約只爭分數之遠：不多半分，不少半分。唐狀元道：「好抓也！」道猶未了，咬海干連忙的飛過來枝紫金標來。唐狀元嘖嘖的大笑，說道：「好標哩！」那枝標其實來得准，竟奔唐狀元的面門。唐狀元要賣弄一個俏，把個頭望右邊一側，一盞就打得那枝標往左邊一跌。咬海干大驚失色，連忙的又飛過一枝標來。唐狀元把個頭望左邊一側，一盞又打得那枝標往右邊一跌。咬海干愈加慌了，說道：「唐狀元，你真有些手段哩！」唐狀元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我袖手而觀，怎叫做手段。我還有個妙處，你沒有看見。」咬海干說道：「我也沒有了標，你也沒有甚麼妙處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一任你有一，一任你無，我只是一个無懼為主。」道猶未了，咬海干又飛將一枝紫金標來。唐狀元急忙的張開個大口，接了那一枝標，接出一個「飛雁投湖」的牌譜來。唐狀元口裡帶著標，還說道：「今番妙不妙？」咬海干慌了，撥馬便走。唐狀元放開馬趕去，高叫道：「番蠻狗往哪裡走！」咬海干心裡想道：「似此狀元，天下有一無二，不敢比手。」只說道：「午後交兵，兵法所忌。今日天晚，各自收兵，等待明日天早，再決雌雄。」唐狀元也自腹中饑餓，不如將計就計，說道：「今日饒你的殘生，你明日早早上首級來。」咬海干捨命而跑。

唐狀元鞭敲金鑼響，人唱凱歌旋。二位元帥大喜，記功受賞，不在話下。老爺請問天師，怎麼曉得今番唐狀元得勝？天師道：「那番將名魚眼將軍，狀元諱英。魚為鷹所食，此必勝之機也。」二位元帥歎服。王爺道：「明日用哪一員將官出陣？煩天師指教。」天師道：「明日番將不來，須是我們去誘他的戰。」王爺道：「明日贏家在哪家？」天師道：「還贏在我家。」王爺道：「還是唐狀元出陣麼？」天師道：「若是唐狀元出陣，他決不來，須得一個誘敵之法。」王爺道：「用哪一員將官誘敵？」天師道：「以貧道愚見，須煩右營金都督走一遭。」王爺說道：「這個有理。番將看見他矮，看見他不披掛，他便易視於他。這個誘敵之法最妙。」老爺道：「未審勝負若何？」天師道：「必勝之機。但一件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，不再再謹慎一番就是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謹慎？」天師道：「明日金都督出陣，左壁廂埋伏下唐狀元一支兵，右壁廂埋伏下馬游擊一支兵。以炮響為號，信炮三聲，兩支兵一齊殺出，他見了這兩員舊將，自然心虛，可不戰而勝。此必勝之道也。」老爺道：「足徵高見。」到了明日，果真的番將不來。元帥傳下一道將令，著征西右營大都督金天雷出陣討戰。又傳出一道將令，著唐狀元如此如此。又傳出一道將令，著馬游擊如此如此。

卻說金天雷騎了一匹紫叱撥的追風馬，帶了一根神見哭的任君鏢，三通鼓後，擁出一支軍馬去。早已有個小番報上牛皮番帳。咬海干問道：「可是昨日的唐狀元麼？」小番道：「不是。」咬海干聽知不是唐狀元，早有三分喜色。問聲道：「是個甚麼樣人？」小番道：「不認得他是個甚麼人，只看見他三分不像人，七分不像鬼。」咬海干道：「怎麼三分不像人，七分不像鬼？」小番道：「好說他是個善財童子，他又多了些頭髮。好說他是個土地菩薩，他又沒有些髭鬚。這卻不是三分不像人，七分不像鬼？」咬海干聽知這個話，他越加放心，即時叫一聲：「快吹哩！」只聽得牛角喇叭一聲響，一員番將領著一支番兵，蜂擁而出。抬頭一看，只見南陣上這個將軍身不滿三尺之長，卻有二尺五寸闊的膀子，又不頂盔，又不穿甲，不過是些隨身的便服而已。手裡一桿兵器，又不在□八般武藝之內，老大的不聞名。他心裡想道：「都似前日的馬游擊，昨日的唐狀元，倒是有些費手。若只是這等一個將軍，我何懼於彼？」高叫道：「來將何人？金都督道：「你不認得我南朝大明朱皇帝駕下欽差西右營大都督金天雷？」咬海干道：「右營大都督，你和那個合著的？」金天雷大怒，罵說道：「番狗奴，焉敢言話戲我！」舉起那一根神見哭的任君鏢，劈面打將去，把個咬海干打得東倒西歪，安身不住。番陣上慌了，左邊閃出一個哈刺密來，高叫道：「南朝好土地，怎麼走到我們西番來也？」右邊閃出一個哈刺婆來，高叫道：「南朝好土地，怎麼走到我們西番來也？」金天雷也不言語，只是一任雪片的鏢鏢將去。主個番將將盡力相迎。哈刺婆一時支架不住，頂陽骨上吃了一鏢，即時間送卻了殘生命。哈刺密看見不好風頭，抽身便走，脊梁心裡吃了一銳，即時間送卻了命殘生。咬海干也撥馬便走，金天雷趕下陣去。咬海干扭轉身子，一個飛抓，那飛抓撞過遇任君鏢，打得個鐵碓子滿天散作雪花飛。咬海干連忙的一枝紫金標，一鏢一枝兩段。咬海干連忙的又是一枝紫金標，一鏢一枝兩段。咬海干連忙的又是一枝紫金標，一鏢一枝兩段。咬海干一連折了三枝紫金標，沒命的望下而跑。

金天雷得了全勝，一任他去，勒馬而回。正是：

眼觀旌旗捷，耳聽好消息。

唐狀元、馬游擊卻又趕殺他一陣，各自收兵而回。見了元帥，記功受賞。元帥大喜。天師道：「貧道之言可驗麼？」元帥道：「其驗如神，但不知天師何以能此神驗？」天師道：「豈有他能，揆之一理而已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一理？」天師道：「金都督膂力絕倫，他的兵器有一百五□斤多重。又且他行兵之時，不按部曲，不繫刁斗，令人接應不及，雖欲取勝，道無絲也。」元帥道：「似此取勝，可以長驅。」天師道：「一將之力有餘，吾寧鬥智不鬥力，則不敢許。」元帥道：「天師格言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咬海干領了無限的海鯨船，順風而下，聲聲討戰。」老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即時傳令。」即時傳令水軍大都督於老。大都督即時傳令四哨。四哨即時會議請計。都督道：「且移出水寨來，看他是個甚麼陣勢。」四哨得令，即時把個水寨另移一灣，以便攻

擊。只見咬海干領了一班小船，飛上飛下，以示其威。於都督看了，說道：「破此何難！」即時傳下將令，每哨點齊一百名弓弩手伺候，如遇賊船沖激，許各哨總兵官督率齊射，不得令，不許擅放火銃、鳥銃、火箭之類。張柏道：「殺此小賊，正宜乘風縱火，都督反禁止之，此何高見？」黃全彥說道：「都督一定有個妙用，我和你何必多疑。」

道猶未了，正東上一陣海鯨船一擁而來，正衝著後哨。後哨上吳成督率一百名弓弩手，一齊箭響。那海鯨船擋抵不住，反一擁而去。只見正南上又是一班海鯨船一擁而來，正衝著左哨，左哨黃全彥督率一百名弓弩手，一齊箭響。那海鯨船擋抵不住，反一擁而去。正北上又是一班海鯨船一擁而來，正衝著右哨。右哨許以誠督率一百名弓弩手，一齊箭響。那海鯨船擋抵不住，反一擁而去。正西上一班海鯨船一擁而來，正衝著前哨。前哨張柏看見是個咬海干站在船上，他心裡想道：「連日我們諸將雖然得勝，卻不曾拿住咬海干。待我今日拿了他，卻不搶他一個頭功？」高叫道：「來將何人？早留名姓！」咬海干說道：「廝殺了這兩三日，你還不認俺是個人海擒龍咬海干？」張柏道：「你就是個咬海干了？」咬海干道：「俺就是。你是何人？」張柏道：「我乃狼牙棒張柏的便是。」咬海干道：「你的棒只好在岸上去使，怎麼也到水面來歪事纏？」張柏道：「番狗奴，你敢欺我不會射麼？」咬海干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來便見。」張柏道：「我射一個你看。」咬海干道：「你射來。」張柏拈弓搭箭，緊照著番將的面門，撲通的一箭去。好番官，袍袖一展，早已接了一枝。張柏又是一箭，番官又接了一枝。張柏心裡想道：「這番奴一連接了我兩枝箭，今番還他一個辣手，他才曉得。」又是撲通的一響去。番官只說又是照舊的腔兒，還把個袍袖一展，哪曉得袍袖裡止展得一枝，早有一枝中在他的額腦兒，綦的中在牛皮盔上，中在牛皮甲上，不曾傷人的還不算數。這一射，射得個咬海干忍疼不過，掀翻在船艙裡面，滾上滾下。從番兵吓慌了，放開船望小河裡只是一跑。原來狼牙棒張柏有張神弩，一發□矢齊中，故此咬海干吃了這一虧。於都督鑼響收兵。

元帥大喜，記功受賞。元帥道：「番將雖然受此一虧，禍根還在，將何計以禦之？」於是都督道：「海鯨船一節，中在明日，末將有一計，可以破得他的。但番將之擒與否，末將不敢擔當。」元帥道：「破了海鯨船，也是一著。」於都督轉到水寨裡面，叫過五□名夏得海來，吩咐他如此如此。又申一角公文到中軍帳，關會如此如此。備辦已畢，只等賊來動手。哪曉得一等就等了三日，不曾看見個動靜。於都督心裡想道：「敢是張狼牙射死了也。」去問天師，天師道：「不曾死。」於都督道：「怎見得不曾死？」天師道：「賊星未滅。」於都督知道天師不是打誑話的，愈加收拾。

只見三日之外，擂鼓搖旗，殺聲動地，傳報官報道：「咬海干領了一班海鯨，又來討戰。」於都督道：「果真不死。」即時傳令四哨，各哨齊備火銃、火炮及鳥銃之類，如遇竹筒響後，許一齊放上去。各哨仍備佛狼機頂大者各五架，如遇喇叭響後，許一齊放去。傳令已畢，只見那些海鯨船蜂擁而來，左衝右突，前殺後攻，也不分個東西南北，也不認個前後左右，混殺做一伙兒。雖有些火銃、火箭之類，我們的藤牌、團牌遮架得周周密密。又且我船高大，急忙的還不得上來。於都督站在中軍臺上，看見他銳氣少挫，人心不齊，一聲竹筒響，四哨上火銃、火炮、鳥銃兩點的過去，那些小的海鯨怎麼上得這個大席面，只得扯轉篷來，退後而走。及至海鯨轉得身來，一聲喇叭響，四船上佛狼機一齊打將去，打得那個石點心望外奔，就是獅子滾繡球，你教那些小的海鯨怎麼禁當得起？只得望著小河裡面捨死而跑。

進港未及一里遠近，兩邊岸上鼓聲震天，喊殺動地。咬海干抬頭看來，只見南岸上勒馬揚鞭，是個唐狀元，高叫道：「番狗奴哪裡走！早早投降，敢說半個不字，我教你吃我一槍！只見北岸上勒馬揚鞭，是個馬游擊，高叫道：「番狗奴哪裡走！早早投降，敢說半個不字，我教你吃我一刀！咬海干慌了，心裡想道：「我今日出口去不得，退後歸不得，做了個羶羊觸藩，兩無所據。只得且住著在這一段小河兒，看他怎麼來，再作道理。」想猶未了，只聽得一聲炮響連天，這一段小河兒水底下有無萬的雷公，水面上是一天的煙火，可憐這些海鯨船盡為灰燼。這一陣也不亞赤壁之慘，只是大小不同。

於都督收兵回寨。元帥大喜，記功散賞。四哨總兵官並唐狀元、馬游擊，各有各差。元帥道：「今日水底下怎麼有火？」於都督道：「是末將差下五□各夏得海，預先安在裡面，以炮響為號。夏得海再用火藥觸動其機，這叫做一念靜中有動。元帥道：「有此妙計，怎麼先一日不行？」於都督道：「先一日不曉得他的路徑，遽用火藥，驚嚇了他，他反得以提防於我，故此直至今日才下手他。這叫做審其虛，搗其虛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。」元帥道：「卻又關關於我要兩員大將，何也？」於都督道：「火藥盡頭在彼處，則用兩員大將截其歸路，這叫做立之標，示之准，令其尺寸不逾。」眾將官無法心服，卻說道於都爺曲盡水戰之妙。元帥道：「今日海鯨船有多少號數哩？」於都督道：「總只有二□隻船，每船上有二□五名水兵。」元帥道：「這五百名水兵俱已火葬了。」天師道：「俱不曾死。」元帥道：「船已無餘，怎麼水兵不死？」天師道：「這五百名水軍俱善能伏水，號為入海蛟，他豈肯坐在船上受死。」元帥道：「番將存亡何如？」天師道：「番將愈加不在心上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番將愈加不在心上？」天師道：「那番將的名叫做魚眼將軍，他本等是水裡的家數。」元帥道：「火從水底下上來，他怎麼下得水去？」天師道：「火性上，藥性直，雖自下而起，卻燎上遺下，怎麼下不得水？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國師到來，問說道：「二位總兵在上，連日交兵勝負若何？」三寶老爺道：「連日小捷，只有番將未擒，禍根還在。」國師道：「連日小勝，還不至緊。明日午時三刻，我們的大小寶船，俱該沉於海底。」只這一句話兒，把個二位元帥嚇得魂飛魄散，志餒氣消。眾將官聽知此話，將欲不信，國師不是個打誑話的；將欲深信，一人之命尚且關天，何況千萬人之命。況且還有朝廷的洪福齊天，豈有個隻輪不返之理。過了半會兒，老爺卻問道：「國師是何高見？」國師道：「是貧僧在千葉蓮臺上打坐，卻又有一陣信風所過，是貧僧不敢怠慢，扯住了他。從頭徹尾嗅他一嗅，只見這信風上當主我們寶船一災。其災自下而上，釘鑽之厄。」老爺道：「不知這一災可有所解？」國師道：「今番信風也是憂中帶喜，禍有福根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夜不收報上元帥機密軍情事。元帥叫上帳來，問道：「你們報甚麼事？」夜不收說道：「連日番將輪陣而回，哭訴番王，番王道：『勝負兵家之常，我這裡不督過於爾。只是自今以後，還要用心破敵，與寡人分憂，寡人自必重賞於爾。』番將道：『臣有一計，稟過了我王，方才施行。』番王道：『既有妙計，任爾所行。』番將道：『小臣部下原有五百名水軍，名字叫做人海蛟，其性善能伏水，可以七日七夜不死。小臣一計，責令他們各備錐鑽一副，伏於南船之下，以牛角喇叭響為號，一齊動手，錐通了他的船，其船一沉著底。』番王道：『妙哉，妙哉！好個破釜沉船之計，快行就是。』因此上這兩日咬海干不來討戰，專一在牛皮帳裡，責令各軍錐鑽。有此一段軍情，故此特來飛報。」老爺道：「他錐鑽在幾時完得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只在一二日之間。」老爺道：「原來那些水軍果然不曾燒死。」夜不收道：「這些人平素以漁為業，以水為生。他前日連船失火，他們都躲在泥裡，一直火過了，卻才起來。」老爺道：「番將咬海干何如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別人倒還是個泥鰍，他就是個豬婆龍兒，只在泥裡面討飯吃。」老爺道：「似此說來，寶船一災，果中了風信。」王爺道：「國師之言，夫豈偶然。」老爺道：「當此災厄，何以解之？」馬公道：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風信是國師說的，寶船一災，也在國師身上。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貧僧有些不好處得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不好處得？」國師道：「下不得無情手，解不得眼前危；下得無情手來，又不像我出家人幹的勾當，故此不好處得。」老爺道：「欲加於己，不得已而應之，非我們立心要害人也。」國師道：「豈不聞火燒藤甲軍，諸葛武侯自知促壽？」老爺道：「今日之事，上為朝廷出力，下救千百萬生靈，正是無量功德，怎麼說個不好處得的話？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殺人的事，到底不是我出家人幹的。」馬公道：「此計莫非在天師身上罷？」天師道：「貧道亦無奇計，不敢違誤軍情。」王尚書道：「學生有一愚見，不知列位何如？」老爺道：「王老先兒一定有個高見，快請見教。」王爺道：「可將我們帶來的鐵匠，精選三百名來，學生有個處置。」

不知用這些個鐵匠是個甚麼處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